

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獸八

獅子 魏武帝 後魏莊帝 雜說

犀 通天犀 雜說

象 白象 閩州莫徭 華容莊象 安南獵者 淮南獵者 蔣武雜說

雜獸 蕭志忠

魏武帝

魏武帝伐冒頓，經白狼山，逢獅子，使人格之，殺傷甚眾。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。獅子哮吼奮迅，左右咸驚汗。忽見一物從林中出，如狸，超上王車輒上。獅子將至，此獸便跳於獅子頭上，獅子即伏不敢起。於是遂殺之，得獅子一子。此獸還，未至洛陽三十里，路中雞狗皆伏，無鳴吠者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後魏莊帝

後魏，波斯國獻獅子，永安末始達京師。莊帝謂侍中李或曰：「朕聞虎見獅子必伏，可覓試之。」於是詔近山郡縣，捕虎以送。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，見獅子，悉皆瞑目，不敢仰視。園中素有一盲熊，性甚馴善，帝令取試之。虞人牽盲熊至，聞獅子氣，驚怖跳踉，曳鎖而走。帝大笑。（出《伽藍記》）

雜說

釋氏書言：獅子筋為弦，鼓之，眾弦皆絕。西域有黑獅子、棒獅子。集賢校理張希復言：「舊有獅子尾拂，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。」舊說，蘇合香，獅子糞也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犀

通天犀

通天犀角，有一白理如線者。以盛米，置群雞中。雞欲往啄米，至輒驚卻，故南人名為駭雞也。得真角一尺，刻以為魚，而銜以入水，水常為開。方三尺，可得息氣水中。以其角為叉導者，將煮毒藥為湯，以此叉導攪之，皆生白末，無復毒矣。（出《抱樸子》）

雜說

犀之通天者必惡影，常飲濁水。當其溺時，人趕不復移足。角之理，形似百物。或理不通者，是其病。然其理有倒插、正插、腰鼓。倒插者，一半已下通；正者，一半已上通；腰鼓者，中斷不通。故波斯謂牙為「白暗」，犀為「黑暗」。段成式門下醫人吳士皋常職於南海郡，見舶主說，本國取犀，先於山路多植木如徂杙。雲犀前腳直，常倚木而息，木爛折，則不能起。犀角一名奴角。有鶴處必有犀也，犀三毛一孔。劉孝標言：犀墮角埋之，人以假角易之。」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象

白象

後魏洛水橋南道東有白象坊，白象者，永平二年，乾陀羅國所獻，背設五彩屏風、七寶坐床，容數十人，真是異物，常養於乘黃。象常曾壞屋毀牆，走出於外，逢樹即拔，遇牆亦倒。百姓驚怖，奔走交馳，太后遂徙象於此坊。（出《伽藍記》）

閩州莫徭

閩州莫徭以樵彩為事，常於江邊刈蘆，有大象奄至，卷之上背，行百餘里，深入澤中，澤中有老象，臥而喘息，痛聲甚苦。至其所，下於地，老象舉足，足中有竹丁。莫徭曉其意，以腰繩係竹丁，為拔出，膿血五六升許。小象復鼻卷青艾，欲令塞瘡。莫徭摘艾熟椰，以次塞之，盡艾方滿。久之，病象能起，東西行立。已而復臥，回顧小象，以鼻指山，呦呦有聲，小象乃去。須臾，得一牙至，病象見牙大吼，意若嫌之，小象持牙去。頃之，又將大牙。莫徭呼象為「將軍」，言未食，患饑，象往折山栗數枝食之，乃飽，然後送人及牙還。行五十里，忽爾卻轉，人初不了其意，乃還取其遺刀。人得刀畢，送至本處，以頭抵人，左右搖耳，久之乃去。其牙酷大，載至洪州，有商胡求買，累自加直，至四十萬。尋至他人肆，胡遽以葦覆覆牙，他胡問：「是何寶，而輒見避？」主人除席云：「止一大牙耳。」他胡見牙色動，私白主人，許酬百萬，又以一萬為主人紹介，佯各罷去。頃間，荷錢而至，本胡復爭之云：「本買牙者我也，長者參市，違公法。主人若求千百之貫，我豈無耶？」往復交爭，遂相毆擊。所由白縣，縣以白府。府詰其由，胡初不肯以牙為寶，府君曰：「此牙會獻天子。汝輩不言，亦終無益。」固斬，胡方白云：「牙中有二龍，相覆而立，可絕為簡。本國重此者以為貨，當值數十萬萬，得之為大商賈矣。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並進之。天後命剖牙，果得龍簡。調牙主曰：「汝貌貧賤，不可多受錢物。」賜赦閩州，每年給五十千，盡而復取，以終其身。」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華容莊象

上元中，華容縣有象，入莊家中庭臥。其足下有搓，人為出之，象乃伏。令人騎入深山，以鼻扒土，得象牙數十以報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安南獵者

安南人以射獵為業，每藥附箭鏃，射鳥獸，中者必斃。開元中，其人曾入深山，假寐樹下，忽有物觸之。驚起，見是白象，大倍他象，南人呼之為將軍，祝之而拜。象以鼻卷人上背，復取其弓矢藥筒等以授之。因爾遂騎行百餘里，入邃谷，至平石。迴望十里許，兩崖悉是大樹，圍如巨屋，森然隱天。象至平石，戰懼，且行且望。經六七里，往倚大樹，以鼻仰拂人。人悟其意，乃攜弓箭，緣樹上。象於樹下望之。可上二十餘丈，欲止，象鼻直指，意如導令復上。人知其意，逕上六十丈，象視畢走去。其人夜宿樹上，至明，見平石上有二目光，久之，見巨獸，高十餘丈，毛色正黑。須臾清朗，昨所見大象，領凡象百餘頭，循山而來，伏於其前。巨獸躩食二象，食畢，各引去。人乃思象意，欲令其射，因傳藥矢端，極力射之，累中二矢。獸視矢吼奮，聲震林木，人亦大呼引獸。獸來尋人，人附樹，會其開口，又當口中射之。獸吼而自擲，久之方死。俄見大象從平石入，一步一步至獸前，奮其尾以觸獸。

之，仰天大吼。頃間，群象五六百輩，雲萃吼叫，聲徹數十里。大象來至樹所，屈膝再拜，以鼻招人。人乃下樹，上其背，象載人前行，群象從之。尋至一所，植木如隴，大象以鼻揭植，群象皆揭，日吁而盡，中有象牙數萬枚。象載人行，數十步內，必披一枝，蓋示其路。訖，尋至昨寐之處，下人於地，再拜而去。其人歸白都護。都護髮使隨之，得牙數萬，嶺表牙為之賤。使人至平石所，巨獸但餘骨存。都護取一節骨，十人舁致之。骨有孔，通人來去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淮南獵者

張景伯之為和州，淮南多象，州有獵者，常逐獸山中。忽有群象來圍獵者，令不得去，有大象至獵夫前，鼻絞獵夫，置之於背，獵夫刀仗墜者，象皆為取送還之。於是馱獵夫徑入深山。群象送於山口而返，入山五十里，經大磐石，石際無他物，盡象之皮革，餘血肉存焉。獵夫念曰：「得無於此啖我乎？」象負之且過。去石五十步，有大松樹。象以背依樹，獵夫因得登木焉。弓墜於地，象又鼻取，仰送之，獵夫深怪其故。象既送獵夫訖，因馳去。俄而有一青獸，自松樹南細草中出。毳毛鬃，爪牙可畏，其大如屋，電目雷音，來止磐石，若有所待。有頃，一次象自北而來，遙見猛獸，俯伏膝行。既至磐石，恐懼戰慄。獸見之喜，以手取之，投於空中。投已接收，猶未食啖。獵夫望之歎曰：「畜獸之愚，猶請救於人。向來將予於山，欲予斃此獸也。予善其意，曷可不救。」於是引滿，縱毒箭射之，洞其左腋。獸既中箭，來趨獵夫。又迎射貫心，獸踣焉，宛轉而死。小象乃馳還，俄而諸象二百餘頭，來至樹下，皆長跪，輾轉獵夫下。前所負象，又以背承之，負之出山，諸象圍繞喧號，將獵夫至一處，諸象以鼻破阜，而出所藏之牙焉。凡三百餘莖，以示獵夫。又負之至所遇處，象又皆跪，謝恩而去。獵夫乃取其牙，貨得錢數萬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蔣武

寶歷中，有蔣武者，循州河源人也。魁梧偉壯，膽氣豪勇，獨處山岩，唯求獵射而已。善於蹶張，每齎弓挾矢，遇熊羆虎豹，靡不應弦而斃。剖視其鏃，皆一一貫心焉。忽有物叩門，甚急速。武隔扉而窺之，見一猩猩跨白象。武知猩猩能言，而詰曰：「與象叩吾門何也？」猩猩曰：「象有難，知我能言，故負吾而相投耳。」武曰：「汝有何苦？請話其由。」猩猩曰：「此山南二百餘里，有嵌空之大巖穴，中有巴蛇，長數百尺，電光而閃其目，劍刃而利其牙。象之經過，咸被吞噬。遭者數百，無計避匿。今知山客善射，願持毒矢而射之。除得此患，眾各思報恩矣。」其象乃跪地，灑涕如雨。猩猩曰：「山客若許行，便請挾矢而登。」武感其言，以毒淬矢而登。果見雙目，在其岩下，光射數百步。猩猩曰：「此是蛇目也。」武怒，蹶張端矢，一發而中其目。象乃負而奔避，俄若穴中雷吼，蛇躍出蜿蜒，或掖或踴，數里之內，林木草芥如焚，至暝蛇殞。乃窺穴側，象骨與牙，其積如山。於是有十象，以長鼻各卷其紅牙一枝，跪獻於武。武受之，猩猩亦辭而去。遂以前象負其牙而歸，武乃大有資產。（出《傳奇》）

雜說

安南有象，能默識人之是非曲直。其往來山中遇人相爭有理者即過；負心者以鼻卷之，擲空中數丈，以牙接之，應時碎矣，莫敢競者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龍象，六十歲骨方足。今荊地象，色黑兩牙，江豬也。咸亨二年，周澄國遣使上表，言訶加國有白象，口垂四牙，身運五足。象之所在，其土必豐。以水洗牙，飲之愈疾。請發兵迎取。象膽隨四時在四腿：春在前左，夏在前右，如無定體也。鼻端有爪可拾針，肉有十二般，唯鼻是其本肉。陶貞白言：「夏月合藥，宜置牙於藥旁。」南人言：「象尤惡犬聲。獵者裹糧登高樹，構熊巢伺之。有群象過，則為犬聲。悉舉鼻吼叫，循守不復去。或經五六日，困倒。則下，潛刺殺之。耳穴薄如鼓皮，一刺而斃。胸前小橫骨，灰之酒服，令人能浮水出沒。食其肉，令人體重。」古訓言：「象孕五歲始生。」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環王國野象成群。一牡管牝三十餘。牝者牙才二尺，迭供牡者水草，臥則環守。牝象死，共挖地埋之，號吼移時方散。又國人養馴者，可令代樵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，牙小而紅，最堪作笏。潮循人或捕得象，爭食其鼻，雲肥脆，偏堪作炙。或云：象肉有十二種，象膽不附肝，隨月轉在諸肉。楚越之間，象皆青黑。唯西方狝林大食國即多白象。劉恂有親表，曾奉使雲南。彼中豪族，各家養象，負重致遠，如中夏之畜牛馬也。蠻王宴漢使於百花樓。樓前入舞象，曲動樂作，優倡引入。象以金羈絡首，錦繡垂身，隨拍騰躍，動頭搖尾，皆合節奏，即天寶中舞馬之類也。唐乾符四年，占城國進馴象三頭，當殿引對，亦能拜舞。後放還本國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雜獸

蕭至忠

唐中書令蕭至忠，景雲元年為晉州刺史，將以臘日畋游，大事置羅。先一日，有薪者樵於霍山，暴瘧不能歸，因止巖穴之中，呻吟不寐。夜將艾，似聞有人聲，初以為盜賊將至，則匍匐伏於林木中。時山月甚明，有一人身長丈餘，鼻有三角，體被豹鞞，目閃閃如電，向谷長嘯。俄有虎兕鹿豕，狐兔雉雁，駢匝百許步，長人即宣言曰：「餘玄冥使者，奉北帝之命，明日臘日，蕭使君當順時畋獵。爾等若干合箭死，若干合槍死，若干合網死，若干合棒死，若干合狗死，若干合鷹死。」言訖，群獸皆俯伏戰懼，若請命者。老虎泊老麋皆屈膝向長人言曰：「以某等之命，即實以分。然蕭公仁者，非意欲害物，以行時令耳。若有少故則止。使者豈無術救某等乎？」使者曰：「非餘欲殺汝輩，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，即餘使乎之事畢矣。自此任爾自為計。然餘聞東谷嚴四兄善謀，爾等可就彼祈求。」群獸皆輪轉歡叫。使者即東行，群獸畢從。時薪者疾亦少間，隨往覘之。既至東谷，有茅堂數間，黃冠一人，架懸虎皮，身正熟寐。驚起見使者曰：「闊別既久，每多思望。今日至此，得非配群生臘日刑名乎？」使者曰：「正如高明所問。然彼皆求救於四兄，四兄當為謀之。」老虎老麋即屈膝哀請。黃冠曰：「蕭使君每役人，必恤其饑寒。若祈膝六降雪，巽二起風，既不復遊獵矣。餘昨得膝六書，知已喪偶。又聞索泉家第五娘子為歌姬，以妒忌黜矣。若汝求得美人納之，則雪立降矣。又巽二好飲，汝若求得醇醪賂之，則風立至矣。」有二狐自稱：「多媚，能取之。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，美淑嬌豔。絳州廬司戶善釀醪，妻產必有美酒。」言訖而去。諸獸皆有歡聲。黃冠乃謂使者曰：「憶含質在仙都，豈意千年為獸身，悒悒不得志。聊有述懷一章。」乃吟曰：「昔為仙子今為虎，流落陰涯足風雨。更將斑斕被餘身，千載空山萬般苦。」「然含質譴謫已滿，唯有十一日，即歸紫府矣。久居於此，將別不無恨恨，因題數行於壁，使後人知僕曾居於此矣。」乃書北壁曰：「下玄八千億甲子，丹飛先生嚴含質。謫下中天被班革，六十甲子血食潤。飲廁猿狖下濁界，景雲元紀升太一。」時薪者素曉書誦，因密記得之。少頃，老狐負美女至，才及笄歲，紅袂拭目，殘妝妖媚。又有一狐負美酒二瓶，香氣酷烈。嚴四兄即以美女自美酒瓶，各納一囊中，以朱書一符，取水咒之，二囊即飛去。薪者懼且為所見，即尋路卻回。未明，風雪暴至，竟日乃罷，而蕭使君不復獵矣。（出《玄怪錄》）

